**一地鸡毛**

赵珊

 杨绛先生去世后，她的作品、传记立马占据了书店的醒目位置，除了《洗澡》《洗澡之后》《干校六记》还有《将饮茶》《走在人生的边上》等，装桢一律以纯色，麻布素格的封面，三联有心做成陈年笔记本的样子，可还嫌太糙。也许是年纪大了，喜欢笔直的书脊，精装的簿面，温暖的触感，对于出版社则越来越专一，广西师大的书收了不少，装桢最经典的还是董桥。
  杨绛先生的《洗澡》和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互为印证，说的都是民国教育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融入时代、融入社会的故事，钱先生固然幽默，杨先生的绵里藏针也是了不得。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、相互倾轧是显微镜，把一小撮知识分子照得毫发毕现，洗澡时代又将他们遁回原形，露出皮袍下的那个小来。
  在昆明兜兜转转，终于找到西南联大的旧址，进去看到几尊雕塑，一间复原的教舍，一座小小的博物馆。日寇迫近，万里西行，兵分三路，最后汇聚于此，这里拥有了太多发烫的名字。想人物的气度风采，多半从当年的文艺作品中臆想描画。张恨水的《傲霜花》《大江东去》中甘清贫有气节的教授，丰子恺漫画中的竹篱茅舍，没有乱七八糟的桃色新闻，没有跨界的秀场专家，只是一心一意地教书育人，《傲》中的谈伯平、唐子安等教授，可谓注脚。在抗战背景下，张恨水的《纸醉金迷》里做着黄金梦的投机商人、公务员、小市民、老妈子、交际花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不曾想几十年后的炒股热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张以记者身份行走各行业间，所见既广，所谈总能择其要，抉其形状，连小人物的眉眼都描画得出色。读其文正像在嘉陵江畔寻到一间好茶馆，景色往来眼底，随意听来往的客人海阔天空地聊，有拊掌之时，也有长叹之际，谈了再谈，听了再听，仍不舍得离开。

遇到日本学者所著《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（宋朝）》，正好和《大好河山可骑驴》对照着看，一著史，一写逸文。日本学者搜集资料翔实，版块分类细，论题小而精，思路谨严，在几个“要害处”重锤敲打飞溅思想的火花，梳理出宋朝的“气数”走向。同时视野广阔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农业、科技、艺术都有专门陈述，突出了有宋一代的独特贡献。他们认为宋的“恬静、古雅”早已融入日本文化密码内，成为日本人“被身体化的嗜好”。《大好》题目源自陆游的“细雨骑驴入剑门”，豆瓣评分极高，所述正是宋文人圈内的过往，写这类文章的总盖不过余秋雨去，可看可不看。
  附着在时代背景下的人，总是显得身不由己，权力就是话语权，唯上唯尊，蜗牛角上要争，石火光中要斗，思考的活计不做了，反思更用不着。打开电视，到处都是玄幻言情，让娇弱无比的现代人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倚靠。余华的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已经大跌水准，王小波不能再生，不看是一种自在，不听是一种清净，但活着又不能不看不听，只能落得一地鸡毛了。